

20世纪
欧美文论
丛书

朗松文论选

【法】朗松 著

徐继曾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二十世紀歐美文論叢書

朗松文論選

中國社會科學院 外國文學研究所
二十世紀歐美文論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法】朗松 著

徐繼曾 譯



百花文藝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朗松文论选/ (法) 朗松著; 徐继曾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1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

ISBN 978-7-5306-4787-5

I. 朗… II. ①朗…②徐… III. 现代文学—文学评论—法国—文集 IV. I565.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 第179264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125 插页 2 字数 429 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32.00元

朗松的历史精神和科学精神与当下性

史忠义

我国读者对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并不陌生。朗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文坛一位极富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1857年8月5日生于奥尔良,1934年12月15日逝世于巴黎。朗松1876年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先在外省的巴荣纳(Bayonne)、木兰(Moulins)、雷恩(Rennes)、图卢兹(Toulouse),后在巴黎的若干中学任教长达十三年。19世纪的俄罗斯崇尚法语和法国文学。朗松1886年曾应俄国皇室之邀,前往圣彼得堡为皇太子(即未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讲授文学。1888年完成博士论文《尼维尔·德·拉肖塞与感伤喜剧》,获文学博士学位。后在高等师范学校任代课老师,1900年任索邦大学教授,1919至1927年任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朗松最重要的建树是在文学史、文学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方面。他的方法和观点生前既招致许多攻击和谩骂,又受到由衷的喜爱,直至20世纪60—70年代,仍处于围绕“新批评”而展开的争论的核心。那是因为他所“创造”并立足于大学的《文学史》,除去其知识性和“科学”性而外,成为法国自德雷福斯事件

到政教分离这个高等教育民主化和世俗化进程中的因素之一，它在“法兰西行动”的攻击和上流社会的讽刺中，促成了某种“教师共和”精神，在崇尚集体探索和顽强挖掘“渊源”、反对随心所欲式任性批评的个人主义恶魔中，把大家凝聚成一个整体。朗松的全部天才就在于借鉴了几十年来经过莫诺(Monod)、拉维斯(Lavisse)、朗格卢瓦(Langlois)、塞纽博斯(seignobos)等人进行了一场“革命”的史学研究的精神和榜样，并因此而“拯救”了文学研究。此前，高师时代的青年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离开了文学研习这块“贫瘠的土地”，因为革新前的文学研究形同于修辞练习，备受史学和社会学等新“科学”的不屑。

并非朗松天生好运，受到某种“方法”的恩赐。激烈反对朗松的佩吉(Péguy)指出，从《博叙埃》(Bossuet, 1891)到《伏尔泰》(Voltaire, 1906)，朗松有多重“方式”。然而他很早就强调经过古典文学和中世纪文学检验的文献学技术的科学合法性：“当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再是诗歌创作或小说创作领域，甚至也不是口头表达领域时，我们可以视为这门科学的诞生之日。”(《文学与科学》，原载 *Revue bleue*, 1892 年 9—10 月号)既然史从文学中脱颖而出，关于文学的言语不应该还是某种文学类型，文学史不再是批评，批评被留给了新闻媒体。朗松实践并缓慢地总结前人和自己的方法。除了他 1909 年和 1915 年分别发表的伏尔泰的《哲学信札》(*Lettres philosophiques*)的批评版本和拉马丁的《沉思集》(*Méditations*)的批评版本外，这方面的重要著述有：1900 年发表在《历史综合杂志》(*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创刊号上的文章《文学史。法国现代文学。近期成果和现存问题》(《Histoire littéraire.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époque moderne. Résultats récents et problèmes actuels》)，1910 年 10 月 10 日

发表在《每月评论》(*Revue du Mois*)杂志上的《文学史方法》一文,特别是1909—1911年发表的《法国现代文学文献汇编》(*Manuel bibliographiqu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moderne*)。

“把知与感相区别,我坚信文学史的科学方法归结于这一点”,朗松继续说,“可以知的地方不凭感觉,且不把感觉误认为所知”。文学史首先挑战理性并要求编写者体现出高度的见识和把握精神。朗松补充说:“我们的研究是历史的研究。因此我们的方法是史学的方法,我们的研究成果只能拥有历史这门‘带有推测性的小科学’的可靠性。”对历史科学的参照是双重的。一方面,文学史是作品、作家、他们和它们的承继史,是系列作家和系列作品的文献考订、阐释和阅读史,如同人们考订和阐释系列历史事件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现象,如作品、作家或文学表现,也是某种事件,可以通过严谨建立的材料验证、描述并置入历史的背景和时间顺序之中。这样理解的文学史既是不可缺少的,也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客观界定研究对象不可缺少,只要牢牢把握住描述这一史学性质、不离开描述天职就是毋庸置疑的。其次,文学史毕竟不是文化史,更不是囊括过去一切事件的历史。不管是文学分期问题,还是文学运动问题,总呈现出媒介分析的缺乏,而且对能够昭示文学走向的种种既清楚存在又如过眼烟云的整体性因素的描述很不适应。朗松意识到这两大困难或两大弱项。针对文学史的要求和弱项,朗松说:“我们当然也跟历史学家一样,要翻阅大量手抄的或印刷的资料……它们能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要研究的直接对象——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弄清作品中的问题。”“跟一切历史一样,文学史努力探索一般的事实,抽取有代表性的事实,并指出两种事实间的关联。”“我们的最高任务就是要引导读者,通过蒙田的一页作

品,高乃依的一部戏剧,伏尔泰的一首十四行诗,认识人类、欧洲或法国文明史上的某些时刻。“(*《文学史方法》*)这些要求意味着写文学史要像写历史一样严谨,经得起推敲。朗松自然也意识到狭义的历史与文学史的不同,即两者通常处理的材料之间的不同以及处理方法的差异。历史学家只能靠一些残存的迹象或碎片来再现过去,它所依据的材料如同化石一样,是死的档案材料。而文学既是过去也是现在,过去的作品今日依然栩栩如生,“拥有取之不竭的可能性,足以在美学或伦理道德方面激励文明人类向上”。历史学家在一般事实之间探索差别,文学史家则在人与人之间探索差别。历史学家面对一份资料,努力估量其中的个人成分,尽量排除之,而文学作品的感情力量和审美魅力却正系于这些个人独创性,所以文学史家尽量保留这些独创性。只有当个人代表群体或改变运动方向时,历史学家才处理个人,而文学史家则首先强调个人,因为感觉、激情、趣味、美这些东西都是个人的,个人的独创性、特别是伟大的独创性,既是几代人的智慧的积淀,又凝聚着一个时代或一个群体的集体生命,是它的代表和象征。

笔者以为,朗松是法国文学生活史的开创者。他认为文学史应该成为文化史,他在《*法国外省文学生活史研究计划*》(*Programmed' études sur l' histoire provinciale de lavie littéraire en France*, 1903 年发表于 *Revue d' 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中即论述了这种认识。“只有当构成法兰西统一体的每一个因素的历史弄精确了以后,才能有一部比较精确的法国史,我也希望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对文学生活在各地区的表现多些观察并进行系统的考察。通过这样的地区史的研究(可利用各地区的资料),总的法国文学史将得以明确,得到补充,而在这样的研究

中,每一个城市或省份在全国生活中所作的贡献或介入也就显现出来了。”在朗松看来,文学史家们,文学批评家们,“对于法国的文学生活,对于文学和书面文化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功能,认识并不清楚,或者根本就不认识”。朗松还是西方现代批评界较早强调读者重要性的学者之一,而人们往往以为,要认识文学,只要研究作家就够了。这是多么错误的观念啊!然后朗松就16世纪至19世纪文学生活应该调查的范围,不厌其烦地开列了问题清单。朗松说:“一言以蔽之,当我们对文学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进行细致探索时,如果我们把在外省进行的调查结果与对宫廷及巴黎社会已部分进行、尚待补充的调查结果结合起来,同时特别注意文学生活在小资产阶级中间,在人民中间的渗透,那就会对人们经常提出但总以不成熟的假设或武断的结论来回答的那个问题找出答案。”“把这些研究结果加以归并,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取决于经济或政治原因的精神力量的形成和发展中,文学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分辨出文学所起作用装饰性和娱乐性的,还是当真产生了实效且极其重要。”(同上)文学生活史的研究这种开创性活动被法国学术界所继承。如今,至少16—19世纪的文学生活史,或重要历史时期的文学生活史都是存在的。这项工作要求在广泛调查汇总的基础上形成饶有趣味的文字。我们国内在这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距,是我们今后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方向之一。

作为文化史的文学史又必然是社会史。朗松说:“文学现象本质上也是社会现象”(《文学史与社会学》, *l' Histoire littéraire et la Sociologie*, 1904)。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学作品不是孤立和自律的,它属于一条阅读线和一个文学整体,它们是决定性因素,正如它是社会历史真实的反映和形象一样(《瓦蒂尔的

一首十四行诗汇聚了 17 世纪上半叶的全部文明》，《Un sonnet de Voiture rassemble toute la civilisation de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es.》，见《民主教育》，*L'Éducation de la démocratie*，1903）。“文学史中最重要的那些问题是社会学问题，我们大部分工作都或者以社会学为基础，或者得出社会学的结论……我们要解释作品，不把个人的行为化为社会行为，不把作品和人放在社会的序列中，我们怎能把作品解释清楚？”（《文学史与社会学》）朗松并且提出了文学社会学的概念：“文学领域中的哲学就必然是文学社会学”。“社会学观点有助于我们在探索事实、提出问题、解释结果中保持方向，它使我们的研究得以扩大、提高，特别是得以精确。”朗松以为，文学社会学研究可以得出一些归纳性的、相对的、近似的、局限性的规律。这些规律包括 1) 文学与生活相互关联规律；2) 外来影响规律；3) 类型的稳定成型规律；4) 审美形式与目的的相互关联规律；5) 杰作的出现规律；6) 图书对公众的作用规律等。“我们研究的材料大部分是社会学的材料。个人的作用在文学中虽然如此明显，如此真实，对个性的描述虽然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必要任务，但这两者决不应该使我们对上述那个事实视而不见，决不应该阻碍我们把这个事实陈述出来。文学史上的伟大人物有一大部分是集体生活的符号和象征。他们是一些焦点，在一定时期把发自集体的条条光线聚集起来，然后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配合变化，又反射到集体中去。”（同上）朗松在学术文章中明确论述方法的地方很多，有时可谓不厌其烦、不厌其详。这些方法已被他应用于 1895 年出版的《法国文学史》（*L'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和更早完成的博士论文（1888）中，后者通过一个作者和一种文类的研究，试图界定文化精神或文化观念（*mentalité culturelle*）的某种

转变(从古典主义的古板到18世纪普遍敏感性的转变)。朗松是20世纪的社会批评(*la sociocritique*)的先驱。关于拉马丁《沉思集》之接受的分析肯定了这一研究方向,并且确认批评和文学史问题也是一个作品与社会的关联问题:“作品的真实内容只是其意义的一部分,有时甚至从作品中完全消失”。这种关联因作家而异,需要进行过细的研究。

朗松清楚,文学史不能简化为一系列作家、作品或事件的专著。对他而言,文学整体也不能简化为某些理论模式,如泰纳(Taine)的种族、环境和时代论,如布吕讷蒂埃(Brunetière,原译为布吕纳介)的体裁进化论的延伸,如圣伯夫(*sainte-Beuve*)的泛传记批评,即用作家传记解释该作家的文学生产过程、作品和文学行为。朗松在1895年发表的《人与书》的前言中,就曾着重指出圣伯夫的方法的不足之处,批评他把评论全部转化为传记,当圣氏“编制他那精神解剖档案时,他是把文学批评这项工作放弃了……他不是用传记来解释文学作品,而是用作品来编制传记”。这里涉及文学与科学的关系,这方面朗松也多有论述。1909年,朗松在布鲁塞尔的演讲中就曾指出:“自然科学中的一切方法,如果搬到我们的领域,就会变成一种体系……我们应该取之于科学的,是它的科学精神。让我们把它的条条框框都留给它吧。”与其跟在自然科学家背后亦步亦趋,“我们还是用使他们取得成就的那种精神武装我们的头脑。”朗松看到了这一倾向,即“自然科学神奇的发展促使人们在19世纪中多次尝试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用于文学史之中:人们希望文学史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基础坚实,将鉴赏趣味的各种印象和专断判断中的先验的东西排除出去”。他说:“但是,经验否定了这样的意图。”(《文学史方法》)因为科学的真实是真正的真实,而艺术的

真实是喻义的真实,即“似真”(vraisemblance)、“相似”(ressemblance)或“真的形象”(image du vrai),前者是认识论领域的问题,后者是再认识问题,是与事物之真相类同的情感问题(《文学与科学》)。因此,文学史要想具有有一点科学性,首先应该避免滑稽可笑地模仿任何别的科学。使用科学的公式不仅不能提高我们工作的科学价值,反而把它降低了,因为这些公式都是骗人的东西。它们以咄咄逼人的精确性表达本质上是不精确的知识,因此把这些知识扭曲了。“我们认为,没有什么普遍的科学,普遍的方法,只有一种普遍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但是,朗松似乎总体上相信因果论,即某些可确定的事实能够解释作品,作品与它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涉猎社会学领域、生平范围和文学题材内容方面。作家之生平不可能从其作品中获得营养,但可以澄清作品;批评界可以把文学创作与社会团体关联起来;最后,朗松确信,文学作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亲缘关系。包括本民族贯时线索上不同作品之间和若干民族不同作品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些看法导致了对影响研究、相似点研究的突出。这类研究一般相信,一作品是在其前辈作品之和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溯源清理留下一块不再能压缩掉的残余物,这即是作家天才”的体现。独创性不能用历史术语去解释,它属于证实范围。因果论的泛化体现为种种偶然原因的挖掘、发现和积累,宣称可以一步步上溯到作品的某种客观意义,直至某种人类之“真”。泛化的因果论假设文本及其前辈之作的某种不确定的通透性,文学证据(作品)的主线即其自身和蓝本的近乎普遍的可读性(可解性,清晰性),尽管蓝本可能有多种,在作品中的体现前后有变化,蓝本的历史间隔也无定数。由此引出的相应结果是,泛化的因果论亦相信,所有原因都

是可以揭示的。这些看法无异于挑战任何形式的历史不可知论,并把文学史等同于动机批评。这样,文学史的史学部分就化解为独特性的发现,后者的功能即论证作品的存在或明晰性。诚然,朗松确实相信历史上的文学作品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并重视影响研究,但是他是否如此机械地理解影响研究和论述因果论,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从朗松的《文学史方法》、《文学史与社会学》、《法国外省文学生活史研究计划》和《外国影响在法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诸文章的论述和总体格调看,他还是很有把握的,既突出文学史的严谨性,又注意种种偏激思想和极端性的干扰。朗松对作品文本本身的重视弥补了其历史主义的上述“弱点”或嗜好。要使严谨的文学史确立,首先要严格确立作品,把作品放回准确的历史语境和文学背景中。用文本外因素投资作品的同时,朗松也从文字上确立文本的权利:文本的真实性、纯粹性、日期、版本、异体稿本和草稿、字面意义等,都必须认真核实,相当于对历史见证物的复核。确立文本的权利,必然承认文学创作的权利,亦即从历史内容之外审视文本。因此,朗松的历史主义并不忽视对审美现象和作为趣味行为的阅读现象的关注。这些方面从理论上并未得到比较充分的展开,构成朗松方法论的理论弱项。从朗松1925年为1911年发表的《关于文本解释的话》(《Quelques mots sur l'explication de textes》)所加的一条注释看,当他面对“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细腻心理及其蕴涵的形上思想”时,他曾经受到震撼并有所动摇,但是他很快恢复过来:朗松放弃了读者可以捕捉到普遍客观意义的思想,转而支持对作者所“突出”意义的探索。这两者之间显然是有区别的。

朗松的方法被他的弟子们特别是吕德莱(Rudler)和达尼埃

尔·莫尔奈(Daniel Mornet)所发展,有时也被极端化。吕德莱即把朗松的影响研究变成了“借鉴”(“emprunts”)研究(《批评和文学史的技巧》, *Techniques de la critique et de l'histoire littéraire*, 1923),拓宽了文学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朗松主义的实证思想和检验的简易性影响深远。在实际影响中,它一方面有助于把文学研究囿于自身,因为文本的依次上溯是无限的,并引起了无穷的兴趣,引出了无数成果;它更反映了文学地位本身的动摇性或兼顾性:自律性,其结果使文学的内在史成为可能(影响、相似、借鉴),和社会性,即文学发展与文化线索密不可分。朗松建议在文学史即文学生产史之外,再编写文学生活史,即是这方面的重大建树,后者包括文化史、民众的文学阅读史和精英人物的写作史。但是,由他奠定、在法国高校文学教学中牢固扎根的两大支柱性活动“论文写作”(la dissertation)和“文本分析”(l'explication de textes)都不关注这些内容。“文本分析”是作品片段的细读训练;“论文写作”一般也紧扣相关作品而出题,提倡发挥。这两种方法使文学教学的进步,对学生的思想和趣味的培养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朗松这种追求历史主义的科学的文学史观体现了一种现代性思维。现代性思想寻求确定性、科学性和普遍性。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作“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归约主义”等,它们都是一种“系谱”式的论证,或者是一种“根(根源)的神话”。朗松的方法论即具有上述特点。朗松的历史主义的科学的文学史观被法国学术界所接受,学术界特别接受了他关于撰写文学生活史的思想,拓宽了文学史的涵盖面。由克洛德·皮绍瓦(Claude Pichois)等人主编的16卷本的《法国文学史》以及其他文学史版本,基本上都接受了朗松的思想。读者翻阅有关某作

家或某文学现象或某部作品(当然是名作和代表作)的章节后,便有一种“一目了然”的基本完整的概念。

20 世纪的文学理论特别强调文学的多义性和暧昧性。今天我们重读朗松著作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朗松的历史主义的科学的文学史观和方法论与文学性的本质是否矛盾。以笔者之见,朗松对文学的多义性和暧昧性似乎也有一定的认识。他从寻求普遍客观意义到寻求作家个人的“突出”意义的转变,即是迹象之一。迹象之二是,朗松并不排斥印象批评和专断式批评。他是这样看待印象式批评的:

批评家很少能不在他的印象之中注入历史的判断,或者将对象的性质任意加以改变……印象式批评既然难得有纯粹的时候,因此也就无所不在:它乔装打扮为没有个人色彩的历史和逻辑;它为一些超越知识、扭曲知识的体系鼓劲打气。文学史的用途之一,就是追捕那些迷途的不知自身为何物的印象主义,并把这样的印象主义从我们的著作中清除出去。然而,真正的印象式批评可以看出一个心灵对一本书的反映,这样的批评我们是接受的,对我们是有用的。(《文学史方法》)

朗松也辩证地论述了专断式批评:

我们对专断主义的批评也不加排斥。对我们来说,专断主义的批评也是一种资料。任何审美的、伦理道德的、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武断言论都或是个人情感、或是集体意识的表现;对某一部文学作品的专断式的裁决可以使我

们看到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是以怎样的方式被这部作品感动的,而只要我们恰如其分地审慎行事,也会得到这部作品的历史中的一件物证……我们只要求这种批评不要把自己打扮成历史,而公众也不要把它当作历史来接受。我们希望,在以某一学说或某种宗教的名义来评定博叙埃和伏尔泰之前,人们应该尽力认识他们,专心地收集尽可能多的真实可靠的知识,尽可能找出最大量的经过验证的事与事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理想是描绘出无论天主教徒和反教权主义者都无法否认的一个博叙埃和一个伏尔泰,为他们提供一个他们也都承认是真实的形象。(同上)

这样看来,朗松谈到的阅读史就不是所谓“单一客观意义”一花独秀,而包含若干种“理解义”。文学史当然不可能什么都写,文学史家一定会有所选择。倘若以前的文学史有所偏颇,今后写史时注意理出几种最能反映大多数读者阅读实际的“理解义”,便会使我们的文学史更切合实际,更反映文学影响和接受的真实面貌。

我们重温朗松思想有哪些当下的必要性呢?笔者以为,至少从下列几个方面,朗松的历史主义的科学的文学史观,都有其现实意义:

首先,朗松的历史主义的科学的文学史观和方法论是与后现代思想针锋相对的。后现代思想反历史决定论、反体系性、反本质主义、反意义确定性,而倡导无限多元主义、世俗化、历史偶然性、非体系性、语言游戏和意义不确定性等等,这些思想使文学史和思想史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受到挑战,文学史事实上已无法撰写,也使严谨的科学研究受到挑战。而朗松思想的实

质是倡导认真、深入、细致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其次,20 世纪的文学理论,从俄罗斯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等当代文艺学流派,一味强调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自律性、自主性。诚然,形式批评曾经大大推进了文学批评和文艺学的发展,但是,时至今日,如果仍继续走下去,自律性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将步入死路。朗松文学史观和方法论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把文学和文学理论重新置于历史空间和社会视野,重建它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三,20 世纪的作家队伍和学者队伍都在大大地膨胀,学术研究的涵盖面也在大扩展,专业化程度愈来愈强,学术研究的深刻性总体上也有较大的提高。这种民主化的学术形态,即学术走出小圈子,学术几乎成为近半数公民的经常性活动这种形态,是一种全球性的发展倾向。然而,毋庸讳言,经济利益的驱动性,追求话语权、滥用话语权的普遍现象,以及这两种原始动力造成的浮躁学风,正在败坏着我们的学术精神、学术伦理和学者队伍。某些人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某些人跑马圈地式地为自己掠夺名誉、权力、利益和学术领地;价值错位,导致泡沫学术和泡沫文化现象的出现,许多学术著作并没有什么学术性;历史被扭曲,学术被扭曲,人的心态被扭曲。朗松认真、深入、细致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正是匡正上述学风的一种楷模。

这部《朗松文论选》收集的其他二十多篇论文,也都有独到的学术见解,很值得我们认真了解每篇论文写作的学术语境,这样才能比较深刻地体会到朗松的学术用心,给我们以启发。

▶▶目 录

朗松的历史精神和科学精神与当下性·····	史忠义 1
一 文学史方法·····	1
二 反对修辞学和糟糕的人文科学·····	35
三 文学史与社会学·····	40
四 法国外省文学生活史研究计划·····	68
五 外国影响在法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	77
六 什么叫做影响?(略)	
七 文学与科学·····	84
八 龙萨怎样创造?·····	128
九 蒙田《随笔集》中的道德生活·····	147
一〇 关于蒙田·····	208
一一 莫里哀与闹剧·····	214
一二 笛卡儿哲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	244
一三 高乃依的英雄与笛卡儿的“高尚的人”·····	287
一四 论书信文学·····	309
一五 现实主义诗人布瓦洛·····	348